清容居士集卷十三

清容別集卷十四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禮樂門

祭祀之禮

求神於陽

祭禮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主人親執鸞刀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傳詩

主孝主敬

祀先王於孝祭神主於敬注語

六宗之祭

凡祭六宗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禜即祭寒暑

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方得先祭上帝以柱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群神次序則皆順書說

五祀之祭

凡祭五祀戶竈門行中霤皆先設席於奧而設主奠祖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奧而孔疏以為逸禮中霤之文蓋唐初猶有其書而今亡之也亦可惜哉語或問

五祀之神當尊

言五祀之制詳於曲禮舉五祀之時著於月令辨五祀之名見於白虎通夫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人而知夫出處之所以安佚飲食之所以饜飫則於五祀誠不可以一闕然舉是祀者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位卑祿薄蓋有非其所當祭者然則五祀之典其可輕乎哉是故祭戶以春取萬物始出之義祭竈以夏取火德生旺之義秋為閉藏之時故祭門於秋冬為水王之候故祭中霤於六月歲僅一遍順五行也士不得祭慮黷祀也戶祭先脾竈祭先肺門祭先肝非祭先心明五祀之各有所主也戶祭羊竈祭以雞中霤祭以豚門祭以犬井祭以豕明五祀之各有所薦也吁人生而群出處之所以安佚飲食之所以饜飫獨不可尊五祀之神乎雖然誠敬不存祭如不祭暗室有愧媚竈突為故必視如面日星聽如耳雷霆戒謹於潔蠲藏祀之日悚懼於威儀動作之間然後可以舉是祭不則謂之涜祀鬼神其歆之乎不誠無物之義

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矣及其誠意不敬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文公語錄

盡其誠意則感格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

幽明本于一理

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豈有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 並同

先王制禮之因

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致其精誠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事禮寖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經出稍綴緝謹存一二以古今異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存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于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為一國一家之制者固來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于今者亦無幾矣 跋古今家祭禮

古壇位令廟貌之異

關人必聚廟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廟正設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却先立廟貌如此所以反致褻瀆亂人心僥求非望無所不至 語類

褻瀆之思不當祠

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徇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明曷嘗有聚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五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亦以此數

鄂州社稷壇

封禪

古無封禪

歌封禪為非古者王仲淹也以封禪為不經者李泰伯也以封禪為不足信者蘇子由也夫封土為壇除地為禪十二字上三字其說仲淹何以

議其非夫古泰伯何以謂之不經子由又何為不信六經無封禪之文帝王無封禪之事者是文者管仲疏其源史遷浚其流季仲推其波張說助其瀾後是事者祖龍惡其煙孝元封其慮隋帝熾其實元宗烈其焰然管仲能作封禪爺而不能識者之遷史遷能著封禪書而不能通君子之誚相如能撰封禪文而不能捨後儒之議張說能撰封禪頌而不能蓋已見之非是封禪之說不足以詔世蠹聽也祖龍能立石封祠而不能泥封玉檢而不能歸萬歲之呼隋帝能登封告成而不能繭乘傳之統元帝能舞蹈太平而不能覆未有之不是封禪之典于是以肆情示奢也證之以六經之明文質之以帝王之實迹則後世之惑滋甚且云一山也或以為在東山或以為在蒙陰亭亭一名也或以為在牟陰或以為在鉅平或以為在博縣則服虔晉灼應劭之論為不同既曰伏羲神農禪云云又曰三皇禪繹繹既曰帝嚳堯舜禪云云又曰五帝禪亭亭既曰禹禪會稽湯禪云云又曰三王禪梁父則管仲孔頴達之說為不一紛紛異議孰討證唐虞三代果有是乎七十二君果足信乎設有是事六經遺文豈應不載若以秦漢而下言之則實有是事也吁安得仲尼泰伯子由與之議封禪之非哉

郊祀明堂

周公以義起

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

天與帝所由分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郊分祭何也曰為遭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友謂之帝文語錄

鄭氏之說非是

問今郊祀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為比極看得不是恁地比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詩多星帝庭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攝提稱秤斗星又問今郊祀也祀太乙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乙便是帝今添差了帝多都成十帝且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

古禮不合祭

古時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樂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門儀從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時都祭

文公語錄

南郊郊分合之辨

登壇之儀

郊祀天子登壇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 並同 上

簡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于郊牛二又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却合為一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圜丘以禮大夏至奏樂于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同上

明堂制度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也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南之中為青陽左个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室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玄堂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右

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六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朋堂說

社稷

水旱則變置社稷之說

祭祀不失時則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時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註

社后土也以勾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雖弊猶舍以祀初是也詩傳

孔子責宰我戰栗而對

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改故歷言此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語註

古者社不立主

古人意思只以木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主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文公語錄

壇壝制度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壝壝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為主二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上銳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庶次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社壇說

社有主稷無主

舊法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北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眷社壇說

社稷風雨雷神

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雨雷於東南火罌如此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不合古同上

社主及社稷之神

問社主平時藏何處曰但以所宜木為主如今世俗之神木然非是特木耒我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樂社枌榆之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立陵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是穀神底是社即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凡生物便是神也 並同上

古人立木為社

古人立木於社使民知所存着而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社稷其嚴乎 荅許順之

社稷之祀不可廢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此春祈社稷之詩也夫廬居族處非土不生枵腹張順非穀不食知土穀之不容一日廢則社稷之社如之何其廢之是故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如共工氏之子能高陽氏之子黎烈山氏之子柱厲山氏之子農是也古人崇重之意為何如祭之煨燼官卜之以肆師擇之以元日重藏事也行之於新邑禱之於枌榆正之於洛陽示尊敬也其崇重之意又為何如蓋自不立官稷而祀稷之禮始廢不建州社而祀社之禮始壞一廢於漢之中世再壞於唐之建州況復有載芟良耜之遺意乎吁此張文潛所以有何顏之歎然而社用羊豕稷用黍稷又奚為不用犢祭蓋用犢乃祭地之禮社稷雖地祇之屬而非地祇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社安得不用黍稷乎吾於此又知社稷為土穀之正神實非人為之也 顏鼎

訂定祀典

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粟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一氣之良能天地之功所流行

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其德惟此為大盛之以於其壇遺
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者之禮象頒
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序循行察其不
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祇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文公
鄂州社稷壇記

宗廟

前廟後寢之制

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
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 潛

古今廟制沿革

古廟制自大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祖廟文
帝顧成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東漢明帝譙賜不敢自
當立廟祔於光武廟其後以為例至唐太廟又群臣家廟悉如今制以
西為上地至禰處謂之古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 文公語錄

君臣廟制等級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
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
問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
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真體面甚大皆具門室寢室勝如所居之
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 同上

堯舜廟制

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脩其
禮物作賓於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鯀祖顓頊而宗堯一節伊川以為可疑 同上

春秋漢家廟制

又如魯祖文王鄭祖厲王則諸侯祖天子矣三威祖威公則大夫祖諸
侯矣故禮曰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威始也又問漢原廟如何
曰原再也猶原蠶之原如宋朝既有太廟又有景靈宮又問郡國有原

廟否曰行幸處有之然皆非禮也並同上

世代遷遷之制

問五廟七廟遍遷之制恐是世代漫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靈呴之則又來若不如此即是之死而致死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文公語錄

古制今日難行

古者各有始祖之廟以藏祧主如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屋今士人如何要行得同上

家廟在東之說

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同上

古者祖宗各奉一廟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排何所據答曰此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同上

今日情文不相稱

室中西南隅曰主位室中西室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祔嚳郊稷嚳東向稷南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卻望西拜都自相背如此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時人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如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系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同上

宋朝張陸所議

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琥則以為祧廟祔廟只稅在陸農師則以為祔廟祧廟皆稅一匝如農師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卻是穆武王卻是昭如曰我穆考文王曰我昭烈考武王又如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這十六國是文王之子文王是穆故其子曰文之昭也邦晉應韓武之穆也這四國是武王之子武是昭故其子曰武之穆也則昭穆是向世不可易豈

得如陸氏之說上

周廟昭穆之制

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九後之屬乎昭者歸乎武之廟也上並同

昭穆之位

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君君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增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北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廟主在本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邃故謂之穆禮記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後則北為昭而南為穆

祔祫之制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謂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天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穆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叔為兄管叔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上同

禘祖之廟不當祧

禘祖者太祖之高祖者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為四世之傳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

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文公議祕廟小祫子）

祕義伸恩之說

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祕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祕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論太廟制）

不合古制而得古意

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文公答汪尚書）

宗無常數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為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勤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祫祭議制歌）

廟東向之非

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向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誠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令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簡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仿佛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九廟皆在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群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群昭南向群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群廟之主在其廟中不東向矣廟則祫不東向也（文公與呂晦書）

三代與漢人之制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臧士孫瀕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

不遷二昭二穆并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禮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俱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帝紀儀

神祖欲定古禮

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揚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同

昭穆之序

昭穆但分世數不為分尊卑如父為穆則子為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為穆王季武王為昭此可考也陳文公安卿

昭穆一定之制

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郁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附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不以左右為昭穆而以左右為尊卑故五廟同為祔廟則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左右為尊卑故五廟同為祔廟則

左右之次

遷陵陸公子壽

昭常在右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太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喜祖有時而在穆位

報本享親有常典

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文公辨上封事）

推其本文所自出

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但推其本始為出其此故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於禘如何總知其說便能於理無所不明白此是理之至大者蓋人推至始祖則已極矣今又推始祖所自出之所而祀為則其理可謂窮深極遠矣非仁孝誠敬之至何以極此能知此則自然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真不為難矣（文公語錄）

周禮祭法表裏

國語曰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畧用表裏而不見於他經文公答葉味道

人情不能自已

蓋今之俗節古無所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名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禊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文公答張欽夫）

諸侯大夫祭禮

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則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于天子得祭其高祖亦上祭得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云古人必祭其高

巫吁嗟之祭又以下雩為遠而謂遠為百穀求雨之祭曰吁曰遠義雖不同其所以為求雨之祭一也是故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于土公言雩祀之必有別也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言邑祀之必先禱也或者則曰周以四月秦以五月何耶吁是特未之思耳蓋是秦人以建子為正四月雩者今之二月也秦人以建亥為正五月雩者亦今之二月也周曆起元自冬至甲子故四月以東方蒼龍星見而雩秦曆自孟春起日在營室五度故仲夏之月以昏亢中而雩要之亢中此所以為龍見也不然周何以用四月秦何以用五月乎雖然穀梁說以得雨曰雩公羊說以言雩則旱見是又二家之說為不同而忠以鄭氏釋廢疾證之則穀梁之說為得也 穎達 龍

祠禖

取神明告示之義

白呂令有烏至祠禖之說而後世始以高禖為嘉祥之神自穎達有從帝而見之說而後世始以高禖為配祭之人夫古媒字從女而今從示者蓋取神明告示之象是故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太牢尊其物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然祠禖之說雖不廢於後世愚不知始立是祠者誰乎嘗攷之詩傳有曰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禖又曰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神矣故蔡邕之論以為高辛已前有之實據詩傳云爾又考之殷本紀有曰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則是高辛之世有此異祥而後王以為禖官矣故鄭康成之論以為高辛已後有之是又得之殷本紀也蔡邕謂高辛已前康成謂高辛已後二論抵牾將何耶正抑嘗思之而得其說蓋高辛已前實有先媒之祀高辛已後始更高禖之名夫以禖神而謂之高者正有取於高辛配祭之義故高禖立而先媒廢矣不然高禖之說胡不開於高辛已前乎 同上

祭器儀

簋醢大羹之器

木曰豆以薦簋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 文公語錄

州縣所用制度非古

祭器嘗經改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為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惡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文公民臣禮議)

宋朝禮制興廢

行古禮須是參用今來日用常禮廢或享之如太祖祭簋簋籩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槀秸之類陳於床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來變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文公語錄)

牲牢

騂牡既備以享以祀此旱蘩之詩也享以騂羲是享是宜此閟宮之詩也特牛承曰牲而繫養曰牢古人之所以行禮者皆是物也是以虞祭用特周祀用五所用之數不同也夏后用元尚人用白周代用騂所尚之色不同也或用之於祭祀或用之於賓客祭享之禮異也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小大之祭明也然則牲牢之用烏可夫之而廢禮哉蓋自魯僖郊免牲而君子始嘆其非自是

王用百牢而君子始議其僭自宣成定哀改牛而郊而君子始譏其失禮茂之刺興而潔爾牛羊以往烝嘗者誰乎甫田之詠作而與我特羊以社以方者又誰乎是則以微物而廢禮奚為不謹於用牲乎愚故為之說曰爾愛其牲我愛其禮(顏達龍)

五齊三酒

觀周酒正之職而知五齊之辨考鄭司農之注而知三酒之名夫國有祭祀齊必用五酒必用三以其至誠不尚味而貴多品也知坎之樽酒二簋而不知有孚之心知旱蘩之清酒以祀而不知不回之德冕服趨鎗事文飾也八樽充溢崇縟典也器用精潔倏虛文也共粢盛耕耨故事也若是則享多儀之不及物又奚取於五齊三酒蓋五齊者泛醴盎緹沈是也三酒者曰酸曰澄曰清是也泛齊為先非取其尚質之義乎清酒之味近於清美故享禮以清酒為後非取其後文之義乎醴齊雖薄不數於六齊元酒雖淡不與於三酒又豈非醴為九獻之先元為五味之本乎吁知此則知祭祀之典不在

物而在誠不貴華而貴質否則西鄰之禴視以為簡南間之禘視以為
陋矣故林碌必齊翟閣藥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然後奉五齊三酒以
祀虔乎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上同